2(2021)7-22 ISSN ####-#### Sinology
漢學 DOI:10.12906/ 9781682025246_007

两晋南北朝西行记叙录及研究[139]

[139]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宋代旅行记研究”（批准号 14CZW024)阶段性研究成果

The Research and Description of Travel Notes in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阮怡[140]，四川师范大学，中国成都

摘要：随着佛教的兴盛，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众多西行记，记录西行求法的沿途经见。但因年代久远、散佚严重。通过对类书、史传、笔记等典籍记载，考证出这一时期的行记十余种，梳理其著录情况、书名、创作背景、行记内容、著述体例以及流存情况。这一时期的西行记的纪行体例以及叙述方式为唐宋行记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西行记、叙录、创作特征

Abstract:

Keywords：

[140] 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化，电子邮箱：qingyangxi@163.com

行记是旅行记的古称，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文体。多用于记载长时间、长距离、有明确目的的旅行。它以旅程为线索，记载沿途自然、人文风光，逸闻趣事，风土民情以及旅行者的个人经历体验等内容。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到东晋时期已经大为兴盛，众多僧人不顾艰难险阻到天竺寻求真经、学习梵语、翻译佛经，兴起声势浩大的西行求法运动。西行求法需穿越茫茫沙漠，攀登高山峻岭，行程险恶，加之古代交通不便，动辄花费数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僧人纷纷撰述行记记录求法之见闻。西行记保存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通往天竺沿途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生产生活风俗等珍贵材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学界对此已有关注，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南北朝释教撰述史地编著一节中著录有数种南北朝时期的西行记，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先唐古行记研究一节提及多部西行記[141]，但尚有诸多问题未及详考，如对行记的著录情况、书名、创作背景、行记内容、著述体例以及流存情况等诸多问题仍然模糊不清。这一时期西行记因年代久远、散佚严重，大多数只有少量佚文通过类书、史传、笔记等典籍流传至今，本文试图通过相关文献典籍细致爬梳以见其概貌，考辨有疑义之处，并论述魏晋南北朝西行记之创作特征。

[14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一、两晋南北朝西行记叙录

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宋云作为北魏使臣出使西域，完成诏抚西域诸国的任务并作《宋云家记》以外，西行记的撰写者主要为西行求法的僧人。今考据所得这一时期西行记共计 11 种。

（一）【西晋】支僧载《外国事》

书目未见著录。支僧载为“晋时自月氏东来沙门之一”。[142]杜佑《通典》云：“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法明《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经法师外国传》之类，……”[143]可知其文体为行记。《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多有征引，存文多记漫游天竺之见闻。

（二）【东晋】法显《法显行传》（又名《法显传》、《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著录法显撰“《佛国记》

142 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第 571 页。

143 杜佑《通典》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190 页。

一卷”，史部传记类又录“《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均不著撰人。[144]《通志•艺文略》地理蛮夷类著录法显撰“《佛国记》一卷”。[145]《历代三宝记》、《法苑珠林》传记篇著录法显“《历游天竺记传》一卷”。[146]《宋史•艺文志》释氏类著录“《法显传》一卷”。[147]从各目录学著作的记载可看出此书名称众多，著录既有二卷本又有一卷本。据章巽先生考证这些名称均为《法显传》之异称，“今本《法显传》后出，应为详本，其先应尚有一略本。所称《法显行传》之一卷本，或即略本，《法显传》之两卷本，或即详本。略本今当已不传，今之传本盖为详本，特亦已改为一卷耳。”[148]

《高僧传•宋江陵辛寺释法显传》载：“晋隆安三年（399），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中天竺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

---

144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983 页，第 979 页。

145 郑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783 页。

146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第 231 页。【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一 00，中华书局，2003 年，第 2871 页。

147 【元】脱脱《宋史》卷二 0 五《艺文志》，中华书局，1977 年，第 5171 页。

148 【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 年，第 3-5 页。

师子国。……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杂》二《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其游履诸国，别有大传焉。”[149]《魏书•释老志》云：“沙门法显，慨律藏不具，自长安游天竺。历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十年乃于南海师子国，随商人泛舟东下。昼夜昏迷，将二百日。乃至青州长广郡不其劳山，南下乃出海焉。是岁，神瑞二年（415）也。[150]法显所经诸国，传记之，今行于世。”[151]所谓“大传”、“传记”即指《法显行传》。

今《津逮秘书》《学津讨原》《说郛》《四库全书》《丛书集成新编》均有收录，今人整理本中，章巽的《法显传校注》最为详备。

（三）【东晋】宝云游西域行记

书目未见著录。宝云，凉州人。《高僧传•释宝云传》载：“晋隆安之初远适西域，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涉履流沙、登踰雪岭，……遂历于阗、天竺诸国备观灵

---

149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宋江陵辛寺释法显传》，中华书局，1992 年，第 90 页。

150 《魏书》记载法显至青州时间为 415 年，而据《法显传》载：“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法显于公元 399 年发长安，六年至中天竺为 404 年，停留六年为 410 年，住师子国一年，海上航行一年，到青州广郡应为 413 年。

151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31 页。

异。……云在外域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后还长安。……其游履外国，别有记传。”[152]宝云所撰行记，仅见此处记载，后世亦无典籍征引。

（四）【北凉】竺法维《佛国记》

书目无著录。竺法维，北凉人。《高僧传•晋河西昙无谶传》末云：“又有竺法维，释僧表，亦经往佛国。”[153]《水经注》《通典》有少量存文。

（五）【晋宋】智猛《游行外国传》（又名《外国传》）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通志•艺文略》地理蛮夷类均著录释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154]《旧唐书•经籍志》亦有著录，书名作“《外国传》”。[155]

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人。《高僧传•宋京兆释智猛》载：“伪秦弘始六年（404）甲辰之岁，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

---

[152] 慧皎《高僧传》卷三《释宝云传》，第 102 页。

[153] 慧皎《高僧传》卷二《晋河西昙无谶传》，第 81 页。

[154]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 984 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 1505 页。郑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第 783 页。

[155]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016 页。

流沙……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至波伦国……与余四人共度雪山渡辛头河至罽宾国……复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维罗卫国……后至华氏国阿育王旧都……以甲子岁发天竺，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439）七月造传，记所游历。”[156]《游行外国传》即是智猛记游天竺经历之书，是书已佚。今《高僧传•宋京兆释智猛》《出三藏记集•智猛法师传》中记智猛游天竺等国经历尤详，应是参照智猛的旅行记而修成，可从中得其梗概。

（六）【宋】昙勇《外国传》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通志•艺文略》地理蛮夷类著录“《外国传》五卷，释昙景撰”。[157]

昙勇，梵名昙无竭，幽州黄龙人。《高僧传•宋黄龙释昙无竭传》载：“宋永初元年（420），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鉢。停岁余，学梵书梵语。……复西行至辛头那提河，汉言师子。缘河西入月氏国，……复行向中天竺

156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宋京兆释智猛》，第125页。

157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984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第783页。

界。……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所历事迹，别有记传。”[158]

《历代三宝记》著录昙无竭《外国传》五卷并云“竭自述西域事”,[159]《法苑珠林》云：“昔法盛昙无竭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160]《大唐内典录》云：“《外国传》五卷，竭自述游西 域事。”[161]由上可知，昙无竭游西域有行记五卷。《隋书•经籍志》将“昙勇”误称为“昙景”。此书今已不存，《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均依据此行记为昙勇立传，可从中窥其大略。

（七）【宋】法盛《历国传》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通志•艺文略》地理蛮夷类均著录法盛撰“《历国传》二卷”。[162]

法盛，本高昌人，后入宋。据《高僧传•晋河西昙无谶传》载：“时高昌复有沙门法盛，亦经往外国，立传凡有

---

158 释慧皎《高僧传》卷三《宋黄龙释昙无竭传》，第 94 页。

159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 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第 278 页。

160 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卷一 0，第 361 页。

161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211 页。

162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 987 页。《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第 2016 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 1505 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第 783 页。

四卷。”[163]是书早佚，唯《通典》存文一则。

（八）【宋】道普 游西域行记

书目无著录。据《高僧传•晋河西昙无谶传》载：“法师（按：指昙无谶）志欲重寻《涅槃后分》，乃启宋太祖资给，遣沙门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普本高昌人，经游西域遍历诸国，供养尊影，顶戴佛钵，四塔道树，足迹形像，无不瞻覩。善梵书，备诸国语，游履异域，别有大传。”[164]可知道普曾受命远涉西域求经，并撰有游历西域之行记。

（九）【北魏】慧生《慧生行传》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通志•艺文略》地理蛮夷类均著录“《慧生行传》一卷”。[165]

慧生亦作惠生。《魏书•西域传》载：“熙平中，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正光中还。”[166]《魏书•释老志》又云：

---

163 慧皎《高僧传》卷二《晋河西昙无谶传》，第 81 页。

164 慧皎《高僧传》卷二《晋河西昙无谶传》，第 80-81 页。

165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 984 页。郑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第 783 页。

166 《魏书》卷一 0 二《西域传》，第 2279 页。

“熙平元年（516），[167]诏遣沙门惠生使西域，采诸经律。正光三年（522）冬，还京师。所得经论一百七十部，行于世。”[168]《慧生行传》为慧生游西域之行记。

现《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收录此书，题为《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洛阳伽蓝记》云：“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至正元二年二月始还天阙。衒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169]可知杨衒之曾根据慧生的行记编撰《洛阳伽蓝记》相关部分，又嫌慧生的行记大部分见闻都“不尽录”，记事简略，故以《道荣传》、《宋云行记》（即《宋云家记》）加以补充。《洛阳伽蓝记》卷五虽将慧生的行记、《道荣传》、《宋云行记》三部书的内容混在一起，但仍可从现有文本中分辨出有一部分内容确实出于《慧生行传》，如“惠生既在远国，恐不吉反，遂礼神塔乞求一验。于是以指触之，铃即鸣应。得

---

167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称宋云、惠生于神龟元年（518）十一月冬向西域求经，于正光三年二月还阙。与魏书记载惠生出行时间为熙平元年（516）不一致。内田吟风撰文指出两人受诏时间也有先后之别，惠生于熙平元年受诏，他和宋云、法力等一同出行则在两年后的神龟元年。之所以延期出发，是因为柔然征讨高车发生了叛乱，至 518 年叛乱平息，出行方成为可能。参见内田吟风《后魏宋云释惠生西域求经记考证序说》，见《冢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京都，1961 年，第 113～124 页。

168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 3042 页。

169 【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五，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16 页。

此验用慰私心，后果得吉反。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所有佛事悉皆流布，至此顿尽，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拟奉尸毘王塔。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屠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170]记慧生沿途布施北魏太后与王公卿士托付的财物、求神验、模写浮屠、佛塔之经历，应据慧生的行记修入。又《魏书•西域传》云：“慧生所经诸国，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数，盖举其略云……”[171]接着便列举慧生所经西域诸国情况。由此可见，魏收编写《魏书》时曾亲见《慧生行传》一书，并根据其内容编修《魏书•西域传》。《洛阳伽蓝记》卷五和《魏书•西域传》节录的《慧生行传》的内容与《大正藏》收录的《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所记国家一致、内容详略有别，可相互补充，亦可知《大正藏》收录的只是《慧生行传》的节本。

（十）【北魏】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又名《宋云家记》）

《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均著录宋云撰“《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

---

170 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五，第 215 页。

171 《魏书》卷一 0 二《西域传》，第 2279 页。

172

《魏书•西域传》载：“熙平中，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正光中还。”[173]可知宋云与惠生同行。宋云奉使西域，诏令安抚西域诸国，惠生以僧人身份远至西域寻求经典，两人因出使目的、任务各不相同而分别撰有行记。是书早佚，其内容梗概收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记录出使西域十一国之见闻。前文在《慧生行传》一则叙录中已提及《洛阳伽蓝记》卷五将慧生的行记、《道荣传》、《宋云行记》三部书的内容混在一起 ，但仔细分辨《洛阳伽蓝记》中记录的内容亦可确定部分内容是参照宋云的行记而修成。如文中记载宋云作为北魏使臣出使西域，代表北魏太后传递诏书、宣扬国威、结好邻国之事，包括宋云授乌场国国王诏书、宋云向乌场国国王列举中国圣人、宋云授乾陀罗国国王诏书而乾陀罗国国王坐受诏书凶慢无理等事，符合使臣的经历，都应采自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书。

前代学者多将慧生的《慧生行传》、宋云的《魏国以西十一国事》、道荣的《道荣传》作为一书加以笺释，如于谦对其进行辑佚考证，著《魏宋云释惠生西域求经记地理考证》一卷，收入《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法国学者沙畹亦笺证其书，中国学者冯承钧译为汉文，题为《宋云行记笺证》，并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

---

172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第 2016 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 1505 页。

173 《魏书》卷一 0 二《西域传》，第 2279 页。

此外还有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宋云行记”部分，余太山的《“宋云行纪”要注》[174]都对其进行了精审的校释。

（十一）【北魏】道荣《道荣传》

书目未见著录。《释迦方志•游履篇》云：“后魏太武末年，沙门道药从疏勒道入，经悬度到僧伽施国。及返，还寻故道。著传一卷。”[175]其书早佚，《洛阳伽蓝记》卷五多次征引其书，且将“道药”作“道荣”。

此外还有西晋时期名僧道安的《西域志》。据《历代三宝记》著录道安撰“《西域志》一卷”，[176] 《大唐内典录》亦著录道安撰有“《西域志》”。[177]是书早佚，《水经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征引其文数则。《通典》云：“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法明《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经法师外国传》之

---

174 余太山的《“宋云行纪”要注》一文收录于上海人民出版社

175 【唐】道宣撰、范祥雍校点《释迦方志》卷下《游履篇》，中华书局，1983 年，第 98 页。

176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年，第 248 页。

177 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211 页。

类，……”[178]将道安《西域志》与法显的《法显传》、智猛的《游行外国传》、昙勇的《外国传》等同视为记僧人游历西域之书，但考道安生平，他未曾亲自到过西域，所记盖得自于传闻，与其他诸僧所作旅行记性质并不相同。

二、两晋南北朝西行记创作特征

记程是行记必备的内容，西行记中记程采用“地名甲+经行距离+地名乙”的模式，两地之间的经行距离有时用里距来表明，如：

> 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
> 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179]

有时又用经行时间来表示;

> 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
> 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
> 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180]
> 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住

[178] 杜佑《通典》卷一九一，第5190页。

[179] 以上引文均见于杨衒之，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五引宋云、慧生的行记，第207页。

[180] 以上引文均见于杨衒之，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五引宋云、慧生的行记，第207页，第209页。

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181]

僧人行记中对行程的叙写较完整细致，如：

> 发迹长安，渡河顺谷三十六渡，至凉州城。既而西出阳关，入流沙，二千余里，地无水草，路绝行人。[182]
>
> 始登葱岭，……而行千七百余里，至波沦国。……复南行千里，至罽宾国。再渡辛头河，……

用“发……渡……至……既而……入”、“始登……至……复南行……至……再渡……”等一列动词或副词将经行地点连缀起来，为我们清晰地展现出旅行的线路。此外，西行记在记程的同时还有意识的标明时间，如：“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九月中旬，入钵和国”、“十月之初，入呾国”，记程与记日合用，成为后世日记体行记按日纪行之滥觞。

旅途中的见闻是行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行记主要记载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

181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7-8页。

182 【梁】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智猛法师传第九》引智猛《游行外国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579页。

第一，描写旅途的艰险。西行求法历经千山万水，旅途的辛劳让僧人刻骨铭心，如法显记从敦煌至鄯善国之间的沙漠地带云：“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83]智猛写过雪山的经历云：“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飞絙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栗。汉之张骞、甘英所不至也。”[184]着力渲染雪山遮天蔽日、深不见底、寒气逼人的险峻之态，让人不寒而栗。

第二，记叙所经诸国的地形地貌、山川风物、民风民情。如宋云、慧生记钵和国：

> 高山深谷，险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人民服饰惟有毡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风雪劲切，人畜相依。国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结，望若玉峰。

记乌场国：

> 北接葱岭，南连天竺，土气和暖，地方数千：民物殷阜，匹临淄之神州；原田腴腴，等咸阳之上

[183]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6 页。

[184] 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智猛法师传第九》引智猛《游行外国传》，第 579 页。

土。[185]

法显记中天竺的气候、人民生活水平、刑罚以及饮食贸易风俗：

> 中国[186]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187]

僧人在西行途中还特别关注所经各国的佛法兴衰、僧徒供养、佛寺的规模等情况。如写鄯善国云“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麤。”[188]写于阗国云：“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

---

185 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五引宋云、慧生的行记，第 210 页。

186 法显在行记中所称的“中国”指中天竺，意指佛法之中心。

187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46 页。

188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7 页。

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189]此外还常常记录与佛相关的事物，如佛顶骨、佛锡杖、佛法、佛影、佛钵、佛像、佛的圣迹、佛的传闻等。

第三，记录旅行中所见之人，所遇之事。如智猛《游行外国传》云：“至迦维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在。又睹泥洹坚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树。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190]记瞻仰佛迹、礼佛设供之事。又云：“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宗，举族弘法，王所钦重。造纯银塔，高三丈，沙门法显先于其家，已得六卷《泥洹》及见猛至，问云：‘秦地有大乘学不？’答曰：‘悉大乘学。’罗阅惊叹曰：‘希有希有，将非菩萨往化耶？’就其家得《泥洹》梵本一部，又寻得《摩诃僧祇律》一部，及余经梵本，誓愿流通。”[191]记录了寻访佛经的经历以及与婆罗门的对话。

《法显传》载寻得佛经、返回汉地途中的曲折经历云：“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嶮。’法显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

---

189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11 页。

190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智猛法师传第九》引智猛《游行外国传》，第 580 页。

191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智猛法师传第九》引智猛《游行外国传》，第 580 页。

杀我！汝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192]法显随商船返回汉地，航海途中遇黑风暴雨。商人认为是法显给出行带来不利，准备将其遗弃在海岛边，受到檀越（按：指施主，是佛教僧徒对施舍财物者的尊称）的阻难，法显才免遭此劫。

与同时期的行役记、交聘记相比，行役记、交聘记往往以“地”为记叙对象，关注所经地的地名、地势以及与此地相关的历史、传闻[193]。僧人的西行记除有对“地”的记录外，旅途中所见的“人”与所发生的“事”亦成为其关注的对象，为我们呈现了旅行中的一段个人经历。

创作手法上，僧人记见闻多用叙述，文字朴实流畅。每当叙及与佛相关的事物时，常用描写手法。如法显写“行象场面”曰：“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轮车，缚竹作五层，有承栌、揵戟，高二丈余许，其状如塔。以白　缠上，然后彩画，作诸天形像。以金、银、琉璃庄校其上，悬缯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立侍。可有二十车，车车庄严各异。”[194]将车的高度、形状、数量、配饰的华丽、佛像的庄严一一道来。又如写佛影云：“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搏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

---

192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145 页。

193 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行役记、交聘记特征，笔者另撰《晋宋行役记文献叙录》一文论述，发表于韩国交通大学校东亚研究所《东亚文献研究》，2019 年 12 月

194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88 页。

余步观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转近转微，髣髴如有。诸方国王遣工画师模写，莫能及。彼国人传云，千佛尽当于此留影。”[195]从远看与近看、色彩与光彩、亲见与传闻等不同的角度勾勒出佛影如真如幻的特点。

行记中除了对景物、场景的描写，还有对人物语言、心理活动的描写，如宋云的行记载进入乾陀罗国的见闻：

> 宋云诣军通诏书，王凶慢无礼，坐受诏书。宋云见其远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责之。王遣传事谓宋云曰：“卿涉诸国，经过险路得无劳苦也。”宋云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远求经典，道路虽险，未敢言疲；大王亲总三军，远临边境，寒暑骤移，不无顿敝？”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国，愧卿此问。”宋云初谓王是夷人，不可以礼责，任其坐受诏书；及亲往复，乃有人情，遂责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处世间，亦有尊卑；【口厌】哒乌场王并拜受诏书，大王何独不拜？”王答曰：“我见魏主则拜；得书坐读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书，犹自坐读，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读书，于理无失。”云无以屈之，遂将云至一寺，供给甚薄。[196]

宋云初以为蛮夷之族不可以理要求，后来与乾陀罗国

[195]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39 页。

[196] 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五，第 213-214 页。

王当面交锋后才认识到国王亦懂得礼数，于是以礼责备国王，展现了宋云心理变化的过程。文中还记录了宋云与国王的对话，刻画了宋云不卑不亢，灵活机智的性格和国王狡猾无赖的形象。《法显记》中亦有多处记载法显的内心活动。如写慧景与法显同登雪山，不幸遇难时的情形：

> 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197]

又如法显、道整到祇洹精舍，想起此地曾是世尊所居之地，如今至此地却身不值佛，但见遗迹，不得亲闻佛法，感伤之情油然而起：

> 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198]

再如法显在无畏山的佛象旁看见晋地的白绢扇不禁睹物思乡，凄然泪下：

>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 顾影唯已心

[197]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43 页。
[198]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62 页。

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199]

“抚之悲号”“怆然心悲”“心常怀悲”“不觉凄然，泪下满目”等词语都展现了西行者远涉异域、举目无亲的悲凉心境以及同志者间生死离别的真情。作者为僧人，故在叙写中并没有把这种感伤之情过分渲染，但这些质朴的文字却折射出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行记内容丰富，对行程和旅行见闻的叙写较完整细致，能为我们简单呈现旅行中的个人经历。创作手法上，多用叙述，间有描写，文风质朴。其纪行体例和写作手法为唐宋行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99]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记校注》，第 128 页。